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二九號　原名：抗戰日報

通知

新制四八年度銀、草、料票，從十一月一日開始使用，各機關部隊賸餘之舊銀票，向財政處交銷作廢，不准再拿舊銀票支銀或兌換新銀票。各區村已收存的舊銀票，即速送縣府交銷。從十一月一日起舊銀票作廢，各區村不得再收，特此通知。

財政處

更正

昨日本報趙林同志來信，關於臨縣審訊羣衆運動中幾個問題的檢討文中，分局意見二、貧僱農大會是必須經過的第一關，如果不先開貧僱農大會，「就去開農會大會」，係「就去開農民大會」。分局意見四，有的「先經過幹部……」係「有的先經過幹部……」。特此更正

行署召開幹部大會

揭穿趙劍清反動面具

提高了幹部階級覺悟

（本報訊）行署幹部大會揭破了階級異己份子趙劍清的假面具。趙某一貫投機取巧，欺蒙領導同志，認爲「好幹部」，最近行署深入精簡，發現趙某貪污，跟蹤追究，査出他原來是一個罪大惡極的投機、破壞階級異己份子，當將其開除出黨，逐出革命陣營，送法院懲辦審訊。趙劍清事件揭露了行署某些領導同志和許多幹部的思想立場有嚴重的毛病，在討論與追査趙某的問題中，得到了很大的教訓。茲將其經過情形報導如下：

趙某一貫投機欺騙領導　坦白部份貪污掩蓋其罪惡

趙劍清原是五分區某煤礦經理，過去領導上從沒有發現他的貪污破壞事件（只知道他勾引奸污某女同志——某政委的老婆），今年四月調回行署學習，在整風時，趙某又進行投機，說他如何管理煤窰、建立制度、防止損耗等等。行署煤窰公司經理同志認爲他是「好幹部」，指定他担任煤窰的小組長。這時五分區也來電報要求調他回去工作。九月中旬，行署財政處派出工作要，決定將趙某等七十餘人調赴某地，與三天作一星期的政治鑑定。這時，從五分區回來一個曾和趙在一起工作的人，說到趙某的親信某現在在煤窰生活非常腐化。趙聽到這個消息，異常恐慌，怕因此暴露自己的真面目，於是又在鑑定會上搶行投機，「自動坦白」了他的一部份貪污，學習小組內大部份同志還只認爲是一般貪污事件，只有少數出身貧苦的同志和他們領導同志將趙的貪污和他的歷史聯系起來看，對趙某的本質發生懷疑，但又不敢揭破鬥爭，只是暗地搜集了趙的材料送交上級處理。鑑定上有一句說趙某「堅持地主立場」，有的同志說：「不要這一句，他會受不了！」有的甚至說：「不要冤枉了人」，「太左了！」「太過火了！」

幹部大會上暴露了趙某許多罪惡行爲

這一情況引起了組織上的注意，認爲該小組既未能發動羣衆討論，又未能解決任何問題，於是決定他們暫時不搬走，留下檢査補發拆說。接着便於十月三日召開全機關幹部大會討論。會上趙劍清說：去年貪污很多，現在還有白洋一百零九元和農幣三十萬元，暫留衆邊幣卅萬元放在煤窰附近的老百姓家裏。與趙某同一學習小組的出身貧苦的幾個同志相繼揭露：趙某去年曾焚燬小炭賬簿，一次貪污農幣十二萬元。羣衆以怨恨炭，趙某以大斗入，小斗出，剝削羣衆血汗之多無法可査，嚴重損害了民主政府的威信。趙某又以殘害的人工、摧殘、白麵淡或假借工資給工人，賬下錄名義上是改善大家生活，實則完全貪污。接着大家又揭露趙某不僅個人貪污，而且拉攏私人，勾結地主，串通貪污，煤窰「記賬先生」侯丰保閣（已被羣衆鬥爭）和站場的連有懷聯和趙某訂約分贓，川納與某（即上邊現在仍在煤窰工作者）想花錢，問趙，趙說：「你在從窰調劑調劑」。去年九月，趙勾結地主狗腿子全演，背靠賴子好區人員毛占元、商人燕正有來賬，一次輪了農幣十餘萬元。趙某更包庇張明新貪污腐化。張明新是另一個煤窰的經理，接任老舊部，在五分區時與一個偽警備隊長（已被羣衆鎮壓）的老婆（即女戲子王瓜仙）發生關係，趙時爲他拉攏並保守秘密，結果非到期被撤職。在大台上，張明察自己站起來承認：「我被撤職時，趙某向我假行挑撥，他說：『你不見報上天天喊叫某某被清洗嗎？我看你也逃不了！』」大家指出：「這顯然是趙某企圖拉攏幹部的陰謀！」並提出：「趙某調戲某政委老婆事件也值得追究！」

審查趙某的成份和入黨動機　他原是破壞革命的階級敵人

這些事實，提高了到會幹部的警惕，要求審査趙某的階級成份和歷史。趙某供稱：他家是河北唐縣的大地主兼大商人，「五世同堂」，一家五十餘口，有水地五百餘畝（其中三百畝出租，二百畝僱工耕種），有騾子七匹，商號三處。他自己中學畢業後曾經商五年，一九三九年跑了二百里到不出縣投考閻錫山的「軍幹校」（當時該校在平山招生）。一九四〇年開赴晉西南吉縣時，途中爲我軍俘獲。不久送入黨幹校學習，趙某見無法逃脫，乃假裝「積極」，以取得組織信任。同年八月，學校派趙某担任生產工作，從此即乘機貪污。四二年在興縣三區搞車輛聯，雞某佃戶土地十四畝，把收下的三石糧米寄放在地主白某家中。並和另一生產人員蔡壽三（現在九分區工作）合夥買豬販羊，共同貪污白洋二十五元。四三年，趙某當了臨南縣抗聯農民部長，曾姦淫婦女四人，貪污糧食三百六十五斤。最後趙某說：「所有這些貪污，我都在整風時坦白過了。」大家問他：「你怎樣坦白的？」他說：「整風時，怕人追究歷史，就先發制人，『自動坦白』」，組織上從此不再追究。」大家尖銳揭露趙某：「你依然一貫投機！前回坦白又是玩的那個把戲！」與趙某曾在一起工作過的同志提出：今年春天，組織上還沒有決定調趙某回行署，但趙某眼見其他兩個煤窰經理被撤職，內心驚慌，於是暗暗鼓動工人留他。後來組織上調他，臨行時趙某又鼓動工人獻旗歡送。當時，

大家更深一步追究：「你怎樣混進了黨？」趙某吞吞吐吐的說：「四三年經劉某三介紹入黨。」並供稱入黨動機，是投機，不需要革命。大家質問：「你的家鄉就有八路軍，你爲什麼不參加八路軍？」趙某說：「怕死！」大家追問：「你到閻錫山那裏當兵就不怕死？」趙某支吾答不出，他說：「一可以升官發財。」在大家的質問下，趙某又供認，他父親和弟弟都是國民黨員，家族被羣衆清算，他父親逃到[illegible]，他的二弟三弟逃到東北。

[illegible]。今年[illegible]解放，他父親又被羣衆扣押。當時，大家的警惕性更加提高，繼續追究。趙某雖然貪污很多，但他的財物都存放在地主家裏，平日又私蓄便衣，隨時企圖逃跑。從[illegible]認識到趙某和其他的貪污[illegible]不同，而是階級異己份子混入革命陣營，有意進行破壞。將散會時，一個女同志說：「叫他下去反省吧！——慢慢改造。」許多同志即嚴正指出：「這有什麼改造的！把他綑起來！」

研究趙某階級本質　教育幹部認清敵人

當晚，舉行小組討論，絕大多數同志已明確認識趙某是階級異己份子，但仍有個別地主出身的幹部說：「他是不是階級異己份子，還不能斷定。」另外也有幾個同志說：「趙劍清可能是中間份子，在革命高潮中還是可以跟我們走」。有的說：「只是革命內部的問題。」有的說：「他走到十字路口了！」第二天繼續開大會，研究趙某的階級本質，並批判上述錯誤思想，大家肯定趙劍清是投機、破壞、階級異己份子，他的地主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天生的」，不可改變的。「決不是什麼中間份子，而是激烈的反革命份子」，「這種份子無論在革命高潮或低潮都不會真心革命，只有破壞革命，腐蝕革命。」大會全體通過開除趙某黨籍，逐出革命陣營，送法院懲辦審訊。

我綏蒙騎兵

殲搶糧敵二百四十餘

忻縣我地方武裝殲閻匪四十餘

（新華社綏蒙一日電）我綏蒙騎兵積極打擊搶糧敵。十月二十二日晨七時半，懷仁敵卅八師配合騎兵一部共千餘人，犯我號東南四老莊一帶搶糧，我「一二七」支隊分兩路向敵進擊，將敵擊退，共斃傷敵八十餘名。戰鬥中，應縣敵一千餘名曾前來增援，到劉家莊後，聞槍聲即掉頭回竄。廿七日，懷仁敵七大隊三百餘犯雁崖掩護拉裝搶糧，我「一二」支隊及大同游擊隊聞訊後，奔赴襲擊，第二天早五時許，開始戰鬥，激戰一個半鐘頭，斃傷敵六十餘名，俘敵連長以下三十五名（內有日人六名），繳迫擊砲兩門，輕重機槍八挺，步馬槍三十支，手槍兩支，擲彈筒兩個，子彈三千一百一十六發，砲彈二十六發，望遠鏡六付，獸醫三頭，戰刀、刺刀、鋼盔一部。三十日晨，涼城敵保安隊一百二十餘人（內騎兵六十餘），企圖犯我南水泉一帶搶糧，我騎兵某部當即前往襲擊，激戰三小時，除敵騎兵一部逃竄外，步兵全部被我殲滅，計斃傷敵十餘名，俘敵五十六名，繳獲馬十餘匹，輕機槍三挺，步槍五十餘支，及其他軍用品一部。（重提、鄭斌）

（忻縣訊）（遲到）忻縣我地方武裝挺進平川，掩護羣衆搶收，打擊搶收敵人。十月十三日，忻城敵四百餘，分三路向我泡池進犯搶糧，遭我掩護羣衆搶收的地方武裝某部狙擊，斃敵八名，傷敵三名，殘敵倉慌逃竄。十月十六日，盤踞豆羅閻匪三十九師二團一營及太河村敵六十八師二〇四團一營各一部，配合反動地主與閻「自衛隊」共一百三十餘人，強抓民伕及毛驢七十餘頭，分兩路侵犯平社、逆寺溝、南窯頭、下曹莊等村搶糧。我地方武裝某部聞訊，當即襲擊下曹莊搶糧之閻匪，敵倉慌向[illegible]逃竄，遭我預伏部隊堵擊，斃傷四，被我活捉二十七人，繳獲輕機槍三挺，步槍二十二枝。侵犯寺溝、南窯頭搶糧之敵，亦被我地保家游擊隊擊潰，逃入平社，與侵入該村之敵二十餘會合，我某部當即繞山向平社之大壺山前進，佔領大壺山，將侵入敵逐出，俘敵三名，擊斃毛驢三[illegible]，殘敵竄回太河據點。（綏蒙、鄭玟、郭存海）

保德鶯村羣衆
扣押惡霸劉芝茂父子
派出代表連絡各村準備總清算

（保德訊）四區鶯村惡霸地主劉芝茂等父子，混入黨內，稱王稱霸，成爲統治該村農民的土皇帝。羣衆已將劉芝茂從黨校調回，其父弟也經扣起，各村羣衆正醞釀向他們進行總清算。劉家原係地主，在民國初年破了產，曾僱過三個月工。這幾年利用幹部權勢，在減租回贖中搶先霸佔土地，以至無理掠奪，現已擁有五十垧，又恢復到原來的光景。劉芝茂假冒僱農成份，混進黨內，歷任保德各區區委書記，現任縣委組織部長。劉芝茂的父親叫劉三，也在抗戰初混入了黨，當過小區書記、支部委員、小組長，並將他的二兒劉拉從喜、三兒劉候候都拉進了黨。該村共產黨一變而爲由劉家把持的父子黨了。

少惡霸劉芝茂利用職權
減租時期掠奪農民土地

劉芝茂在職期間，利用職權，竊取羣衆果實，爭奪農民土地，四四年任一區區委書記時，聽到四區厘塌一個佃戶用三千元農幣，在王家蘿買下原租地十二垧，議定四月十一日交價，他就在初七日，用三千六百元農幣強迫把地買下，佃戶爲此事到縣府上告，但縣府未理。劉芝茂反手就把原地租與原佃戶九垧，每垧收租七升半，第二年該佃戶二次上告，才把這九垧地以三千八百元代價收回，另外的三垧，劉芝茂賣給富農王化如，得白洋七十四元。四五年劉芝茂父在一區岳家溝買了地主岳個腮扣二十多垧，和地主合夥僱工剝削。四三年曾在王×村和地主馬增命、張丑圓、武見了，富農王喜柱、尹康子，貧農郭立秋、馮六且等稱霸四垧七分水地，剝削羣衆，自己發財。

老惡霸劉三
以姦污爲目的 發展了十五個女黨員
不論誰就說誰是特務

老惡霸劉三藉上「共產黨員」的招牌及劉芝茂的「威風」，在村裏胡作非爲，單被他姦污的婦女就達二十餘人，並以姦污爲目的，發展了十五個「女黨員」，把和他通姦的地主韓鳳雷的小老婆提拔爲「婦女幹事」，把韓鳳雷打扮爲「積極份子」，不顧羣衆向韓清算工資，嚇地。劉拉從喜當了「民兵」，半夜三更查戶口，欺負羣衆。非法設立「戒嚴令」，晚上打鈴之後，除民兵外誰也不准行動，他父子們即任意幹那些姦淫的勾當。劉三家裏兒子、媳婦好幾個，不服抗勤，不做軍鞋（獨身漢他都強制做軍鞋），少出公糧，有誰敢說他家一點不好，即給戴上「特務」帽子，設法陷害。四五年村選時，劉三活動叫選他當代表，兄高全當村長，因爲退伍軍人韓油油揭發高抽大煙而失敗，他就叫他兒拉從喜，把韓油油打了一頓，竟打得什麽天不能起床，還在大會上宣佈韓油油爲「特務」，誰也不准和韓在一起，有一回獨身漢韓小小和韓油油在一起說了幾句話，劉三說他們是「特務」，罰他們給了半年報紙。貧農黨員×××的妻子，被劉三霸佔了五六年，臨後還多方設法陷害，逼迫某地主往川供還女人是「特務」。這個貧農黨員，殺了一隻老母羊，不會下羔的老母羊，劉三就說是「犯了法」，令送到區公所押了一夜。劉拉從喜霸佔貧苦抗屬張××之妻，夜來明去，臨走時還給張××的父親的門口

成爲困窮的石頭，遇路的老漢對窮人暗暗落淚。四四年組織變工，劉三佔羣衆的便宜，誰也不理他，公安局幹部王發寬親自領導二十二戶羣衆變工，劉三就瞞告王發寬搞的是「特務」組，被上級把王瞞過受了批評。

劉芝茂從高幹會回村後
分家賣地抗拒土改

去年劉芝茂參加分局高幹會回去後，爲抗拒土地改革，把一家分爲三家，冬天又把岳家溝的地也賣了。今春羣衆揭發劉三的罪惡，劉芝茂卻污衊羣衆的訴苦是「一地主發動的」，並說被他弟劉拉從喜霸去妻子的貧農張候仁是逃亡地主，誣賴同情羣衆訴苦的區長高鳳琦同志是發動地主來消滅他家。今年夏季，稅收工作團去該村訂成份，羣衆說他家是富農，但稅收工作團害怕他家不致確定，推給土地改革工作團來了解決。八月間劉芝茂回到家裏，聽到中農王毛子說他家是富農，並揭發他家貪污小貲，他就把王毛子痛打了一頓，以用牛糞塞到王毛子嘴裏，並揚言要刀砍向他家訴過苦的韓密子、韓油油。劉芝茂這一回殺了兩隻羊、一口豬，請破產地主劉曾流、劉樹流、劉樹江等吃飯。吃飯中間，脅逼其叔父貧農劉二說：「工作團來了，你說一句話，比全村人也厲害，如你說了我，非給你瓶屎糊不可。」自此以後，羣衆就陷於恐怖之中。直到土地改革工作團到達該村以後，宣讀了「告農民書」，羣衆才把壓積在心中的冤仇傾吐出來，立即將劉家父子扣押，並派出代表到興縣黨校，將劉芝茂抓了回來。村裏選出貧農積極份子、張玉錫等六人，到各村宣傳聯絡，準備召開聯合鬥爭大會。（鶯村工作組）

河曲沙口村群衆
揭破地主封建收買陰謀

（河曲訊）一區沙口村惡霸富農李仲×（原稿字跡不明），白天裝窮，黑夜吃烙餅，殺羊吃肉喝黃酒，抽大煙，有一回被貧農郎金牛看見了，叫羣衆鬥爭了一頓。之後，就出一個月餅收買民兵排長魯換生、小隊長牛光田，又給魯換生本幣二十萬元說是「你和中隊長買的吃紙煙去吧！至於你們照護我啦。」但魯換生不受收買，把錢拿上，召開貧中農會議，揭發了李某的陰謀。從這件事上，引起大家的警惕。大家向貧農衆三聽、傅有才提出：「地主張裕的老婆給你們縫洗衣服，換衣換褲，借這來勾引你們的，不要上了當！」貧農周三說：「地主那[illegible]過去空下農具咱借不上，如今這甚不同了，那天他見我缺一件農具，就哥哥長哥哥短的向我說，叫我借上甚……」。貧農張二仁說：「還說是地主想歇動法收買咱們，咱可堅決不能上了狗日們的當。」（喬拴旺、郎光田、賈英成）

殘廢退伍軍人 也須受羣衆的管理
——曹家坡羣衆批評教育張進有等的經過——

（本報訊）某部十二位殘廢軍人，在某地辦了退伍手續，返回冀中，路上由班長董泰才負責。十月二日到臨縣師莊兵站時，他們嫌兵站吃小米，不住兵站，領了糧票菜金，走了幾里路住在一個沒兵站的村子裏，三日住南莊，四日本應住化子兵站（南莊離化子六十里），該站同志留他們住下，他們卻堅決要糧票菜金，到前面村子住，結果兵站給他們十五斤糧票（按規定每人每日斤四兩），菜金一萬二千元（按規定每人每日一千元），他們坐着担架又走了卅里路，到了曹家坡（正是吃下午飯時）。當時該村就有担架十七付，羣衆要求連夜抬到興縣城裏，他們拒絕了，要住，住下後，吃的是白麵，糧票給了（還餘六斤不夠再吃一頓），飯後告村書記：「明天一早就要担架十二付。」書記應承了，即連夜向各自然村要担架，第二天（五日）早，其中一人向書記要担架，書記答：「還沒有來，快了！」後來要吃飯，又吃了白麵，飯後，担架到了，書記向他們要糧票，董泰才說「沒有。」書記說：「沒有不怕，開個條子也行。」董堅決不開，書記說：「不開條子，不給担架。」這時他們殘廢軍人張進有（排長），即推打書記，書記向外就跑，張將書記抱住，這時殘廢軍人孫繼光（雙耳全聾），看見二人抱在一起，以爲書記打張，即拿鐝頭把粗的一根棍子，向書記雙腿上打（把書記打的兩腿發腫），這時工作團負責人前去勸阻，也無效。張等並罵工作團同志，最後由抬担架的人拉開，故他們坐担架走了，走了半里許，村中羣衆對這事都憤憤不平，追上去把打人的張進有、孫繼光叫回，經羣衆代表及工作團同志解釋，叫他們認錯。但張孫二人始終頑抗，並大罵恐嚇羣衆。羣衆報告了軍區，軍區負責人前去處理，並請羣衆教育張孫二人的思想。軍區同志到後，和張孫談話兩次，他們才稍有反省。六日羣衆開會，大家發表了很多意見，指出他們的錯誤：「你有功也不應該打人」，「你打敵人是好的，打老百姓是不對的」等。大家並通過給張孫二人的殘廢證上填入：「在曹家坡村打人一次」以示警惕。同時該二同志也承認了錯誤。會後羣衆又用兩匹毛驢送他們到了興縣。到興後，總兵站奉軍區命令，派專人進行了教育，並召集十二人在一起開會檢討，大家都作了反省，都向組織提出：保證今後再不發生這等違犯羣衆紀律的事情。（李大鈞）

忻縣土地工作會議
清洗地主武林
扣押公安局究辦

（忻縣訊）十月十七日，縣委召開的土地工作會議上，揭發混入黨內並竊據區長職位的階級異己份子武林，堅決予以清洗。武某年二十七歲，山西平遙人，家庭成份是地主。他爲了升官發財，於民國二十六年考入閻錫山的三團受訓，後調軍幹教導團，除任排長，並加入民青，在晉西事變時被我俘擄。因他假裝「積極」，分配給工作。去年在崞縣某村參加羣訓工作時，混入黨內。晉北戰役後，担任忻六區區長職至今。在區長久的時日裏，雖透經教育，但他的反動立場，一直沒有轉變。担任區長後的數月中，曾因包庇地主和貪污勒索，打罵過羣衆三次。去年在奇村發動羣衆時，某貧農向奸霸地主清算中和提出質問時，被他打了一個耳光，企圖壓制羣衆，打完又狡辯說「看錯人了。」一次他在河洪村管光我某部人員，偷過某部在村，當時其扣捕追問，後經村通訊村證明是區長，始被釋放。武某在工作中，一貫不執行黨的政策，決定某次，該區區委會議接受羣衆要求，決定他去扣捕西遇城大惡霸地主楊世英，他以「不要緊」「跑不了」來拖延推諉，結果在敵人搶糧中，該地主等便帶敵搶糧，攜帶家眷與全部財物逃跑，使羣衆遭到很大損失。西遇城羣衆門出地主焦良的一條犍牛，曾被搶糧敵搶走，經民兵參戰隊在土陵將戰鬥中奪回，交羣衆處理，武某便私自把犍牛叫焦良的兒子拉走，後經追問，他又狡辯說是：「借給的。」他又常攜兩個通訊員，韓送信件，卻常常要村中兵派人，今年實行精簡，區委會數次決定要他減少一個，但他始終不執行，後經縣委負責同志指出，他才勉強減少一個，但他卻因此向區委負責同志拍桌叫罵。對幹部是以地主階級的統治思想對付，想訓就訓，打罵以[illegible]。[illegible]「沒收證」，已抵賴，與會同[illegible]發現者有二十七號，[illegible]表憤慨，一[illegible]「緝私」[illegible]許多[illegible]油、雞蛋、[illegible]小米，分放各村[illegible]準備自己「改善生活」。鑒此許多羣衆[illegible]，土地改革大會[illegible]上揭發後，武某[illegible]即押送公安局究辦。（[illegible]）

三專署發出通知
管理紙煙牌號

（三分區訊）三分區各市鎮發現紙煙牌號很亂，土產煙與外來煙不易識別，有的奸商民冒充牌號，攙亂土產紙煙，殺禁外來煙，製造假煙。爲了保護土產紙煙，三專署於十月二十日給各縣政府發出通知，紙煙牌號應向政府稅務機關登記，註明產地。如到售時，可向稅務機關領取土產證，方可暢行無阻，如有假冒牌號或販運外煙冒充土產者，一經查出，除沒收外，並給以處分。（王健）

崞縣下薛孤村
重新整理民兵
——清洗了地主和封建富農 吸收大批貧僱中農參加

（崞縣訊）在緊張的備戰聲中，下薛孤村重新[illegible]兵組織。經過各個貧農小組與農會的討論研究，確定民兵應由貧農小組與農會領導管理，參加民兵應經[illegible]組與農會審查批准。過去全村共幹民兵連同普通民兵共一百六十五人中，混進廿三個地主和封建富農份子。羣衆決定全部清洗出去。貧農張文進說：「那些傢伙和咱不一心，放在民兵裏面有損無益！」有的人說：「[illegible]老百姓假如鬧上他們[illegible]，他們就上槍不是偷跑便是[illegible]」這次新選拔了二十六個貧僱和中農，當上民兵[illegible]，這些基幹民兵情緒很高，均係出於自願，並經農會批准，[illegible]信心，他們多半是有[illegible]的，具有保衛自己勝利果實的[illegible]，擲彈等技術，新參加的，他們都會射擊、埋雷、[illegible]也正在學習。羣衆給他們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情況一緊張，[illegible]走。在十月七日至十四日八天中，全村地主均由他們負責[illegible]地主，他們每夜輪流到鄰村放坐探，偵察敵情。[illegible]地主偷農民的莊稼，羣衆又命他們查夜巡田，已[illegible]最近發現十八日；查出地主任黑黑偷了好幾家農民的麥，當予扣押，俟秋收完畢交羣衆處理。（雪華）

鄂豫皖我軍兩月戰績

殲敵三萬三千餘名

建立民主縣府三十三個　解放人口五百萬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一日電）鄂豫皖前綫司令部頃發表第九號公報，公佈我軍自八月二十九日全部進入大別山起至十月二十九日止兩個月戰績如下：（一）殲滅蔣匪正規軍及地方保安團隊兵力和番號：（甲）殲滅蔣匪正規軍，計有五二師八二旅全部，三三旅九九團兩個營，八八師師直一部，六二旅全部，四十師師部，一零六旅全部，三九旅之一一五團全部，五八師師部，一一九團全部，四六師一八八旅五六四團全部，五六師新十七旅二九旅直一部，一團三營及二團一、二兩個營全部，二零三師一旅六團兩個營、大部。另擊傷俘八五師、五六師、五八師、七師、四八師、四六師各一部約四千餘人，共計殲滅蔣匪正規軍三萬零三百八十二名，內斃傷敵一萬零六百八十名，俘虜敵六二旅副旅長湯家揖以下一萬九千七百零二名。（乙）殲滅蔣匪地方保安團隊，有經扶、立煌等各縣保安團隊及鄂東保安團、湖北保安第二總隊等各一部，共計殲敵二千七百三十名，內斃傷偽縣長李建剛以下八百八十名，俘虜鄂東保安副指揮官周鼎軒、湖北保安第二總隊司令熊樹軒、經扶偽縣長黃國儒等以下官兵一千八百五十名。（丙）以上總計殲滅蔣匪正規軍與地方軍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二名，內斃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名，俘虜官兵兩萬一千五百五十一名。（丁）主要繳獲：繳不完全統計，有美式山砲四門，迫擊砲七十五門，小砲七十一門，擲彈筒九十六個，重機槍一百五十二挺，輕機槍六百三十五挺，輕重兩用機關槍七十五挺，手提機槍四十五挺，步馬槍九千九百四十八支，短槍二百六十三，各種子彈一百一十萬發，各種砲彈二千八百發，電台三十二部，汽車十一輛，騾馬二百八十四匹，電話機七十九架，發電廠一座，修械所兩座，其他勝利品甚多。（戊）擊落飛機三架。（二）共計攻克縣城二十三座，計有光山、潢川、固始、經扶、商城、麻城、立煌、六安、霍山、黃安、羅田、英山、舒城、浠水、桐城、廬江、廣濟、宿松、黃梅、潛山、岳西、太湖、望江等，其中收復兩次者，計有光山、潢川、固始、立煌、六安、霍山、舒城、桐城、廬江、浠水、黃梅、廣濟、宿松、潛山、太湖等十五座，收復三次者計有經扶、英山兩座，收復四次者有羅田一座，攻克武穴、宋埠、岐亭、三店街、新洲、河口鎮、團風、下巴河、孔壠鎮、葉家集、蘭陽鎮等重鎮據點一百餘處，解放人口五百餘萬以上。二十三個縣城今日仍在我軍控制者，有經扶、立煌、岳西、潛山、太湖、望江、宿松、黃梅、廣濟、浠水等十座縣城。（三）建立了三十三個愛國民主縣政府，計皖西有獨山（在霍山西北）、六安、霍山、霍邱、立煌、舒城、舒六（在舒城、六安間）、岳西、桐城、湖西（在巢湖西）、桐廬（桐城和廬江間）、潛山、潛懷（潛山、懷寧間）、太湖、宿松、英山等十六個縣，豫東南有商城、固始、光潢（光山、商城間）、潢川、光山、羅山、經扶等七個，鄂東有禮山、黃安、麻黃（麻城、黃陂間）、麻城、浠水、羅田、黃岡、廣濟、黃梅、蘄春等十個縣。以上某些縣城目前雖還有蔣匪盤據，但僅困守城內，廣大鄉村均在我軍控制之下。

鄂豫皖前綫司令部發言人稱

我已在大別山站穩腳跟

蔣軍東奔西調捉襟見肘窘態畢露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一日電）鄂豫皖前綫司令部發言人於二十九日就人民解放軍到達大別山後兩個月來的形勢，對記者發表談話稱：「我軍自八月二十九日全部南渡淮河，推入大別山鄂豫皖區域以後，今天剛剛兩個整月了。在這兩個整月中，我們不僅站穩了腳跟，而且已經進到開始深入和逐漸鞏固的階段了。」接着，發言人回憶南下反攻大軍的艱鉅，認為這是可紀念的歷史壯舉，「我們這次作戰是在毛主席英明的戰略方針指導之下，在魯西南殲滅了蔣賊九個半旅之後，即順利的從黃河進到長江，這表示人民解放軍已經推進了一千里，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蔣賊統帥部在我們南進之初，曾估計這是我軍『不能北渡黃河而南竄』之被迫行動，所以只把十幾個旅的兵力用追擊的方式，尾我南下。蔣賊如此短視無知，却大大的幫助了我們完成戰略躍進的任務，直到我軍經過黃泛區、沙河、潁河、洪河、而渡過汝河時，蔣賊才恍然大悟，可是悔之晚矣。及到我軍渡過淮河，不到二十天的時間，以秋風掃落葉的氣勢，攻佔了豫東南、鄂東、皖西大部縣城，直迫長江沿岸，完成了戰略展開，這時蔣賊才由恐慌變成慌亂，認識到劉鄧兩將軍的大軍已經在大別山站穩腳跟了。緊接着，我陳謝大軍反攻豫陝，陳粟大軍南越隴海，教訓得蔣賊更加聰明起來，更進一步感到人民解放軍三支強大反攻大軍的戰略犄角之勢已形成了。」至此，發言人以愉快的口吻說：「的確，我們在大別山站穩了腳跟，兩個月來，我們做了很多事情。首先，我們進行了勝利的戰鬥，消滅了蔣匪正規部隊一個師部三個整旅三個整團，連同殺以下在內，共計殲滅敵三萬餘人。其次，是我們先後佔領了廿三座縣城，消滅了蔣匪不少地方部隊，這些縣城之爭奪，有的一次易手，有的兩次乃至四次易手，至今尚有經扶、立煌、潛山、太湖、岳西、望江、宿松、黃梅、廣濟、浠水等十座縣城及其他各縣的廣大鄉村在我手中，我們已建立了三十三個愛國民主的縣政府及軍區、專署等各級軍事、政治機構。而尤其重要的，是我軍每到一處，愛護民衆，幫助農民分田分財，廣大民衆普遍要求分田廢債，要求武裝起來，保衛自己的翻身果實，現在已在某些地方開始進行分田。在初期，我們爲了執行不拉夫政策，打仗的傷兵完全由自己抬，許多旅團長和政治委員都親自抬，但是傷時不久，自十月八日的皖西殲滅六十二旅戰役和[illegible]次殲敵四十師和八十二旅的戰役，羣衆就自動參戰，轉運傷兵。還種軍民一致的結合，就是不可戰勝的力量。」尤要特別指出的，是富有二十年革命傳統的鄂豫皖羣衆，和兩年來始終堅持大別山游擊戰爭的同志們，是使我大軍能夠迅速立定腳跟並很快與人民結合的重要力量。」發言人繼就目前全區軍事形勢談稱：「我軍進入大別山後，全區蔣匪共有二十三個旅，後因我陳粟和陳謝兩軍反攻，抽走了四個旅，但又調來八八師兩個旅、青年軍兩個旅，仍為二十三個旅，現已殲滅四個多旅，剩餘兵力不過十九個旅，其中大部受創很重，士氣低落，減員甚大，要以這些弱小的兵力，既要防守長江和平漢綫，又要保護安慶、合肥、九江、漢口等戰略要地，實在太困難了。蔣軍東奔西調，捉襟見肘的窘態，隨處可見，而我在皖西、鄂東兩次大捷，只不過是大舉殲滅敵人的開始。」最後，發言人說：「我軍初來時，自然也遭遇到許多困難，如北方同志不習慣吃大米，走山路，穿草鞋，缺乏扭架、運輸等，然而我軍以其素具堅忍不拔的毅力，經過兩個月來的鍛鍊和依靠人民的協助，這些困難已經逐漸克服了。兩個月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人民解放軍深入蔣管區進行無後方的作戰，取得勝利，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們具有打倒蔣賊介石的決心，堅強的戰鬥意志和發動大羣衆殲敵的方針，就是我人民解放軍繼續深入長江以南蔣匪統治的心臟的寶貴經驗和基礎。」

鄂豫皖我軍

解放禮山及宣化店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一日電）據消息：解放軍一部結合地方武裝，於上月十五日解放禮山縣城和宣化店，殲蔣匪保安隊百餘名。按宣化店在抗日戰爭時，爲鄂豫皖邊區首府所在地，去年六月蔣賊違約圍攻，我被迫撤退該地。

往來豫皖蘇大平原

我軍反覆掃蕩蔣匪

攻克上蔡淮陽渦陽新蔡四城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一日電）解放軍往來豫皖蘇大平原上，繼續反覆掃蕩蔣匪，於上月二十三日攻克平漢路中段東側六十里之上蔡縣城，同日再度進駐豫東之淮陽、皖北之渦陽兩城，二十八日，再度進駐新蔡縣城。各城守敵不敢當鋒，爭先逃竄。豫皖蘇解放區地方軍配合作戰，於二十七日再度攻克徐州西南六十公里之重鎮濉溪口，斃敵七名，俘十名，繳獲一部，繼即掃蕩百善集地區，生俘蔣匪人槍二百餘。

徐州蔣匪惶恐

積極準備巷戰

物價飛漲連續發生搶糧案

（新華社[illegible]東一日電）徐州蔣匪積極準備巷戰，大街小巷街頭路口，均趕修工事，[illegible]佔領時之外壕，亦重新修挖，每一路口除警察憲兵外，增加步兵崗哨二人，並逼令市民二人陪伴壯膽。人心惶恐，物價飛漲不已，九月三十日，洋布每疋四十萬元，至十月五日，即漲達七十萬元，有人往商店買布，問價九千元，待他跑向鄰店打聽布價再回來時，每尺已漲至一萬元了，市民譏嘲說：「一千兩千，吸支香煙，一萬二萬，喝碗稀飯。」蔣佔之新浦、海州附近，十月十日至十六日中，生油由每斤萬元漲至萬五千元，銀洋兌換由每元換一萬八千元漲至二萬八千元，糧食則有行無市，搶糧案件接連發生，最大者爲十月十五日，千餘市民一呼百應，將全市各大米行存米搶光，蔣政府雖多方恐嚇彈壓，均屬無效。

陳粟反攻大軍

進軍中展開土改學習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一日電）陳粟反攻大軍於進軍中展開土改學習。陳毅、唐亮兩將軍親自在本月十七日召開之直屬隊營以上幹部會上，作深入之動員報告。前委並於十八日再大會指示，要求在戰士中普遍發動訴苦運動，認清地主兇惡面目，揭發隱蔽的地主富農份子，號召每個革命戰士在思想上翻身，爲工農撐腰，爲工農利益而戰。幹部則須在土改學習中，查階級，查思想，地主富農成份的幹部要拋棄舊的階級立場，服從工農，擁護工農，自身工農化。工農出身的老幹部，則要加強階級自覺，做到來自工農回到工農，在學習中起骨幹作用。指示着重指出，必須在土改學習中保證全黨全軍思想上的一致，耐心說服與改造，如有反對與破壞者，

蔣匪豫省六個保安團

已被我軍殲滅殆盡

開封正處在我强大攻勢威脅下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一日電）蔣匪河南省僅有之六個省保安團，已被解放軍殲滅殆盡。計第六團於二月間在睢縣被殲，第五團兩個營於九月間在杞縣被殲，第三、第四兩團於十月二十三日在周家口被殲，陳留一役第一、第二兩團又全部覆滅，僅剩下之第五團一個營，亦殘缺不全。蔣匪河南省主席劉茂恩負責看守的開封，亦處於解放軍强大攻勢威脅下，岌岌可危。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一日電）解放軍上月二十六日解放開封東南四十五里陳留縣城之役，戰果查明如下：全殲蔣匪河南省保安第一、二兩團及陳留縣保安隊，計生擒蔣匪保安團副團長以下九百五十九名，斃傷敵二百餘名，繳獲迫擊砲兩門、重機槍七挺、輕機槍十九挺、步槍三百四十九支、子彈十萬餘發、迫擊砲彈八十餘發、其他軍用品甚多。

蘇魯豫皖新區我軍

開倉濟貧分田分財

成立地方工作委員會領導農民翻身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一日電）前綫記者報導蘇魯豫皖新區[illegible]稱：每當解放軍解放城鎮時，就立即開倉濟貧。如攻克太和時，繳獲蔣匪軍糧倉庫四座，解放軍立即會同縣民主政府，開倉賑濟巨量物資，救濟近郊數千戶貧苦農民。攻入宿縣南關、西關時，我軍一面作戰，一面嚴整戒備，打開糧庫，把蔣匪搜刮之十幾萬斤大米、小麥等，悉數分給城關貧民，他們不顧蔣匪的濫轟濫炸，歡天喜地的滿載而歸。我軍攻克隴海路上野雞崗車站及經過太和、亳州區時，均應人民之請，協助他們分反動大地主惡霸張文卿等之浮財。解放阜陽、鄢陵、周家口、朱仙鎮等城市時，皆立即開倉濟貧。解放軍開到之處，羣衆均紛紛來訴苦，要求援助翻身復仇，我野戰軍中共前委會乃於十月初成立地方工作委員會，陳毅將軍親任書記，統一領導全軍之地方工作，並派大批幹部，赴各地協助當地黨政軍門導農民進行清算鬥爭，分浮財，分土地。野戰政治部亦成立地方工作團，各縱隊、各師、各團均成立數百人之地方工作隊，每個羣的支部都設地方工作組，部隊軍政首長親身領導。陳、粟兩將軍曾派自己的警衛員協助農民分地主的浮財財物，看押反動地主。副參謀長[illegible]將軍特在幹部會上作「徹底平分土地」的專題報告，並傳達中國土地法大綱，稱之為「中國農民大憲章」。唐亮將軍曾數次出席羣衆大會講話，號召農民翻身分地，並囑政治部各部長科長「每天寫一條標語，每星期至少參加一次羣衆會講話。」各地農民在我軍大力協助下，[illegible]……蘇魯豫皖新區的大規模羣衆運動，正在各地迅速開展中。

……即嚴肅紀律，予以制裁及清洗。此一學習運動，預計須至十二月中旬始能初步完成。

保衛和平的強大力量

東歐新民主國家工運發展

（保合報導）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職工運動，在解放三年餘以來，在各該國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已發展成爲極其強大的力量，變成真正爲工人階級服務，並維護民主與進行經濟復興的主力。目前，職工會組織，已遍及各業，且統一於各該國單一之中央職工組織，會員均較戰前增加一倍。據最近統計：南斯拉夫有全國性職工會二十六個，合組成南斯拉夫統一職工會，會員總數達八十萬人。捷克有二十一個工業部門之職工會，均受捷克統一職工會中央委員會之領導，有會員二百萬人。保加利亞全國有三十二個職工會，合組成保加利亞總工會，會員達五十萬人。波蘭共有職工會三十八個，均歸屬於波蘭職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員總數達二百零六萬人。各業工會，均係在各衛業部門內，由自下而上之民主選舉而產生，但在三年以前，東歐各國之職工，尚在半組織散漫之無組織狀態中，職工會大多爲擁有強迫性之官方組織，彼此不相連繫，且充滿着狹隘的行會主義，而互相對立。如戰前波蘭，即有三百四十三個彼此隔絕之職工會，職工會中央組織達數十個之多，其活動僅爲資產階級之利益服務。今天東歐各國之職工會活動，已在各國政治經濟生活中起重要的組織者之作用。南斯拉夫五年計劃，波蘭三年計劃，捷克與保加利亞之二年計劃，即在職工會熱烈擁護及全力展開愛國競賽下，得以順利發展。各國職工會，並組織許多群衆運動，在保加利亞之「城市援助鄉村運動」中，僅工會組織了文化勞動隊，達一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個，包括工人、專家、醫生、教師、律師、演員、音樂家一百三十七萬人，下鄉服務九萬次。南斯拉夫在同一運動中，單在貝爾格萊德，即成立勞動隊七十七個，下鄉服務四百七十次，修理農具八萬一千個，確立國內工農階級之團結友愛。各國職工會，在國內均爲民主黨派在議會鬥爭中之強大支柱，在國外則爲世界職工聯盟之中堅，堅決爲保衛世界和平而鬥爭。各國職工會，均以大力從事改善工人的物質生活，各國均已確立社會保險制度，撫金照發之休假制度，女工產前產後之休假制度，同工同酬制度等。職工會並組織工人食堂、療養院、休養所等，波蘭職工會即有療養所四百五十四處，總床位達二萬個。

保祖國陣線委員會宣稱：

保堅決站入反帝陣營

（索菲亞訊）保加利亞祖國陣線全國委員會暨領導與所屬各黨派及群衆團體領導機關，於二十八日發表聯合宣言，宣稱：「保加利亞的切身利益，和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的利益完全符合。因此，保加利亞將堅決的毫無保留的站在這一陣營裏面，並與參加此陣營的國家團結起來」。宣言指出：「保國各民族一切民主，反帝力量團結的利益，必須予以保證。爲達到此目的，就必須改組祖國陣線，爲單一的反帝政治組織，必須選舉新的領導機構，並頒發新的綱領，進一步加強祖國陣線，爲一保國工人、農民、手藝工人、知識份子與其以民主愛國各階層的戰鬥同盟，堅決地與反動派鬥爭」。宣言號召：「保國全體人民團結在祖國陣線的旗幟下，警惕並擊破一切共和國敵人與外國間諜的卑劣陰謀與活動」。

英工潮又起

二萬六千餘礦工罷工

（倫敦訊）英國工潮又起。蘇格蘭布蘭泰爾礦工爲抗議當局對他們的合理要求之拖延解決，於二十日起開始罷工，到二十二日，罷工浪潮已波及拉拏爾克郡全境、蘇爾郡和敦巴敦郡，參加罷工的已有六十七所煤坑和二萬一千五百工人。二十六日晚，威爾斯的五千礦工因同樣原因，決定於第二日舉行罷工。僅威爾斯的罷工，將使英國每日損失五千噸煤。此外，航空線聯絡點維多利亞與航空站路線的特開四百公共汽車夫，也定於二十六日夜舉行罷工，以表示對當天早晨罷工司機夫的同情。

波煤業飛速增產

（華沙訊）波蘭戰後煤業飛速增產，現已躍居除蘇聯外歐洲大陸各國之首位（法新社），並正以大量煤斤供應四北歐煤荒嚴重之各國。據波蘭煤業管理局長托波爾斯基宣稱：今年前九個月，已產煤四千一百萬噸，超過計劃百分之一點七，從前年以來，煤斤輸出已增三倍，今年將達一千八百五十萬噸。生產率亦大爲提高，戰前每一礦工每日產量爲八九七公斤，今年則達一二二五公斤。此種驚人發展，乃煤礦加強機械化與礦工熱烈參加革命競賽之結果，迄今，機械化之礦坑已達百分之四十，投入競賽浪潮之工人均超過計劃百分之八十。

蘇聯西部城鄉

大規模建築完善住房

（莫斯科訊）人類史上最大規模之住房建築運動，正在蘇聯西部進行中。據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最近之統計，今年九月來，西部建成之城市住宅，總面積已達一百五十餘萬平方公尺，鄉村住宅達十五萬三千幢，較去年同時期增加百分之十。戰爭時期德寇之殘酷破壞，使二千五百萬人無家可歸，蘇聯政府即以四百五十三億盧布之巨大資金，從事住房建築，爲其人民重建家園，其投資額佔五年計劃總投資額六分之一，而爲一切投資額之首位。爲德寇破壞最殘之白俄羅斯，解放四年以來，修復與新建之農村房屋已達三十萬幢，其中在德寇敗退後僅餘三十二幢房屋之李朔特施區，現已建築新房屋五千餘幢。烏克蘭戰後已修理與新建房屋達十三萬幢。波羅的斯聯邦建築新房屋多達八十餘萬幢。今年十月革命節來臨時，將有無數集體農民、退伍軍人及產業工人，自地窖茅舍與帳篷中，遷入具有一切現代設備之美麗新居，歡渡節日。新建築之鄉村住宅均裝有電燈、電話、暖氣、自來水及衛生設備，周圍以精緻之花園，並有菜園可供主人種植瓜果菜蔬。鄉村街道亦均寬闊平直，兩旁與植行道樹，並分爲行政區與住宅區，前者爲村蘇維埃、學校、郵局、劇院及俱樂部集中之地。此種建設，已爲新世界農村之先驅。至於城市房屋，則設備更爲完善，英雄城如斯大林格勒、列寧格勒與洛瓦斯托波爾等，已成爲建築家與工程師發揮才能之園地，在五年計劃完成之時，此等大工業中心城市，將與美麗如大花園之都市媲美。

副刊

老路

蕭風

今年春起，老路突然接到家裏的來信，大意是：「……你出外八九年了，最近才從晉西北復員回來人的口裏知道你的下落，全家很高興。現在告訴你吧，咱家可是熬出來啦，去年土地改革中，鬥倒了張家地主，咱家分了二十多畝好地，現在可不像你走時那樣的苦日月了。你哥哥當了村長，你弟弟爲了保護咱們的好光景，參加了咱的軍隊，以後你更要好好的幹工作……。」

老路真高興了，話比過去也多啦，又說又笑，工作是更積極了。只要聽說村裏鬥爭地主，他就去看，嘴裏慣說：「狠狠的鬥狗的！」

老路在被服廠火房裏，是最苦的一個，冬春做豆腐、喂豬，有時生發大頭豆芽；夏季秋季種地，總而言之，那樣工作都吃力，最艱苦，他就到那裏去，誰都稱讚他能幹。在生活中，他堅持立場的精神也很好，比如炊事員冒功名到老鄉家走亂串，愛破鞋，不好好工作，在一次軍人大會上，老路提議把貪功名想起來，因爲他對咱們八路軍影響太不好了。依房默求的老張因爲褲子破了就不工作，老路對他說：「現在困難呀！因爲褲子破就不工作？你看你的褲子比村裏劉老的褲子還強的多咧。」說的老張低了頭，第二天照常工作。

老路是冀中高陽縣小園丁村人，沒啥一畝地，只有破爛爛一院窯、兩間房。每到六月下大雨，一家的人子担心，怕房子倒了，媽媽總是跪到炕上天爺地爺跟前的禱告。父親是個廚子，後來忽然得了個半身不遂的病，躺到炕上起不來，從此老路家就更苦了，老路的媽向地主家借過幾次都不行，因爲地主看老路爸爸不能給他受苦了。實在沒辦法，就把老大換了二斗米賣出去，當端起碗吃飯時，老路的媽就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對孩子們說：「這是吃的你哥哥的肉啊！」

每逢過大年時，爸爸就躺在炕上唉聲嘆氣，媽媽從屋裏轉到院裏，從院裏又走到屋裏，裏走外轉的盤算半天，最後還是一咬牙，提上破籃子，拉上孩子們去討要乾粮。一進地主張禿子家的大門，那婆婆像一樣的大黃狗就嚷叫來了，那地主老婆子瞪着白眼珠子罵：「大年下你們串什麼，噢！人不吉利！」像這樣過的日月，老路的媽過的不是一年兩年。

老路十二三歲時，有一天去地裏拾柴，路過地主張禿子家的地，被張禿子看見了，於是那個地主吹鬍子瞪眼的說老路偷了他家首飾，禿子說：「這孩子真沒首飾呀！」老路說：「我看不見你偷，不是偷嗎，這個窮鬼子……」老路想來想去，實在有冤，被他們打了一頓，首飾也不准攆人呀！從此，老路更加恨地主老財。

老路十四歲時跟上表兄（泥水匠）當小工，誰家修房蓋屋，他就跟上幹，工錢是管吃飯不賺錢，一天也只能賺到二十幾個鋼元。

「一七七」事變時，老路已是二十三歲的人了，剛剛能多賺幾個錢了，就在這年，日寇的鐵蹄踏進了高陽城，這時，誰家還修房蓋屋呢？老路泥水匠的生意幹不成了。三八年青黃不接的時候，老路家的燈油籠經常不買，老路給那些地主嬸嬸人家來了兩升米，老路對媽媽說：「娘！我抗日去呀？我看打不走日本，咱們更熬不出去。」媽說：「去就去吧，反正打不走日本連工都作不成了，但不是在家餓肚子。」老人家又忙了三天三夜，趕做好一雙鞋

「一雙樣了，老路家上很高興，媽媽用他那雙老手捏了捏兒子的腳，說：「合適啦」。老路抬頭看了看媽的眼睛：「娘！我走啦……」

老路參加我軍後，從冀中到晉綏，又參加來西北，因幼年飢餓勞碌，有腰疼病，被服廠勞動不快，組織上分配到後方，他不能受，但他的幹勁，被主僱的迫害、幼年的悲慘生活：父老母、幼弟……如何生活？總放不下心。自從一接到家裏的信，鎖在心上的疙瘩一下開了，家特別是高興了。哥哥當了村長，這件事，老路太高興了，不自從地主張禿子起家，老村的村長，不是地主張記的家，當他們，

不發洋財　猛追潰敵

我「漳州」部九小隊，鋼砲排兵戰士李成久同志，在郭家溝門追擊敵騎兵時，剛過鄉一道河，他的鞋子就陷在泥裏面了，但他毫不猶豫，赤着兩片子繼續追上部隊。到了和敵人接火的地方，見到滿地都是敵人扔下的包袱、馬搭子、皮鞋、布鞋，但是這些「洋財」，李久成同志並沒有理會，還是赤着腳板跟着敵人屁股後面猛追猛打，結果他捉了一個俘虜、兩匹馬，繳了一支短槍，一支步槍。

戰鬥結束的時候，副排長張占元拿着一雙鞋給他穿，這時他才發覺自己的腳板磁破了一塊，已經流血了，可是他心裏頭非常高興。團的功勞簿上記上了一大功。

一個可紀念的日子

曾昭煒

我們這一夥兒——晉綏民主軍官團第八隊——一共有一百一十二人，都是今年元月到五月從陝北戰場被解放過來的。經過了四至八個月的學習，大多數同學都有了很顯著的進步，不過仍有一部份同學，在被解放時，由於恐懼對自己的姓名、籍貫、出身、過去職務等的隱瞞，至現在還不願或不敢更正過來，尤其對自己過去所做過的罪惡，更很少人坦白地向大家宣佈。在思想上背負了很重的包袱，影響了自己的進步。有些同學被這個大包袱壓的很苦，甚至在沒人的地方哭泣。

八月二十八日——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們的民主室因過去工作的成績不夠良好，實行改組。在這個改組大會上，民主室主任首先提出了「自我坦白」與「自己創造自己的出路」的口號，在下午副隊長對大家過去進步的情形，做了個詳細的報告，並懇切地指出了這點。因此，激動了全體同學們半年來的心中顧慮，就起了大家自行坦白的勇氣。晚上，各班便自動召開了自我檢討會，在這天的半夜裏，有許多同學失眠了，甚至於嘆氣與嗤泣。次日剛吹了起床哨子，便有幾位同學悄悄地跑到隊長室，說出自己過去的歷史。隊長爲此，特別下了個命令，將這一整天的工夫，做了各班舉行自我檢討的時間。這天整個隊裏，籠罩着一種緊張的空氣，每個同學表現得特別嚴肅。一連經過了六個小時的討論，會場，很多同學輕鬆了許多，僅僅經過幾個鐘頭，許多同學感覺到自己前後判若兩人。多數同學把自己過去隱瞞的歷史，無論大小都講了出來。大家和前四天相比較，及許多犯罪行爲，真是大不同了，都無論是學習、生產、娛樂，都帶着毫無顧忌抖擻自如的神氣。這說明這個又重又臭的包袱，已從我們的精神上解放下來。由此，我們可以斷定：不久將一定有很快的進步與改變啊！